

班花

张忠泰

前一阵子,高中同学聚会,酒过三巡话就多了起来。

说着说着,聊到了班花鲍玲玲,说她漂亮、聪明和质朴,说她功课好还乐于助人,说班里的男生如何追她,说她对她的“粉丝”如何真诚。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段和她有关的往事,仿佛她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当然,大家最好奇的是,她现在在哪?日子过得怎么样?

正当大家想在他人的眼神中寻找答案的时候,班长长叹了一口气,卖起了关子:“都想知道吗?请各位满上,干了这杯酒。”同学们没有一个“打罢”的,都乖乖地喝了满满一杯酒。

“其实吧,那时候我也暗恋鲍玲玲。高一的时候,我就想接近她,有一次还悄悄递了个纸条,表示我对她的爱慕。没想到,她以还没到谈婚论嫁年龄为由婉言拒绝了我,这让我很沮丧。”班长说,“后来,我当了兵,她下了放,虽然没来往了,可脑子里还时不时出现她的

影子。再后来,我在部队里提了干、成了家,15年后转业到地方一家毛织厂当了厂长。有一天,我在翻阅职工花名册时,看到鲍玲玲的名子,这让我又惊又喜,像百爪挠心似的想见到她。可当天单位有个会我得参加,就没能如愿。”

班长说,第二天他刚走进办公室,保卫科王科长手里拿着一块蓝色毛毕呢布料,跟着他进了办公室。王科长说,他早晨在门卫岗值班,发现一个下夜班的女工身上似乎不对劲,腰间比别人胖了一圈,就让女工接受检查,对方一听拔腿就跑。王科长第一感觉是女工偷了布,于是就让门卫看好门,他去追赶,没跑多远便抓住了那名女工。果然,女工偷了一块毛料布缠在了腰间。王科长说:“我要处理她,她吓哭了,让我带她找厂长。人我带来了,你说咋办?”

“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厂里经常有工人偷摸着拿厂里东西,但被抓到就会有麻烦。怎么处理这个女工呢?

按当时厂里的制度,要罚10倍的款。那块毛料当时的市价要60多元,那么就要付600多元罚款。”班长说,“我正思忖着,那个女工走进了我的办公室,我一眼就认出来,她就是鲍玲玲。不过,已经不是在校时美丽、单纯的班花了,当时的她,黝黑的脸上满是褶皱,尽显岁月的沧桑。呆滞的目光里,看不到中年妇女的风韵,粗糙的手在上衣大襟边不停地搓动,身上的工作服也是皱巴巴的。我怎么也难把眼前的她和学生时代的鲍玲玲联系起来。”

班长继续说,就在他踟蹰之际,王科长知趣地退出了办公室。他看出女工的尴尬,就问对方是鲍玲玲吗,对方点了点头。原来,鲍玲玲当时是厂里的挡车工,因为和她一起下放的姊妹孩子结婚,她得随份子,可她丈夫已经下岗,儿子读高中,拿不出钱,出于无奈就想了这个馊法。“我知道,老同学当了厂长,不想却出了丑,给你丢面子了!”

“我当时被她的话感染了,就叹了口气说,如果是这样,那你就走吧。你把王科长叫来,这事我来解决。”班长停顿了一下说,王科长来办公室后,他拿了600元私房钱交给王科长,说是鲍玲玲交的罚款,这事才算了结。“那是我一生中最窝心的善举,也是办得最糗的事。我当厂长,这事按说想办法也能‘圆’过去,可却是自己掏腰包解决的。”

“你确实是一根筋,如果你把罚款想办法给鲍玲玲一半,哪怕是200元,也能让她给姊妹大大方方随个份子,你的善举不是更圆满了吗!”一个同学说。“别扯太远,后来呢?”另一个同学说。

“后来我调出了那家毛织厂,再后来,那个厂破产了,工人们领到四五万元不等的安置费,各谋出路了,估计鲍玲玲也是这样的结果。她那时候已经快50岁了,没了工作,可怎么过呢?”班长说着,眼眶湿润了,不知道是对他曾待过的工厂,还是对命运多舛的鲍玲玲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吕思独战群雄、连败二圣的事迹早已在江湖之中盛传。周、彭二人虽然知道吕思的肩胛骨破碎,但心中还是惧怕他。秋儿急忙拽住吕思的衣袖道:“公主还在等着公子呢,我们还是快些回去吧。”

秦定生闻言心中醋意横生,冷笑道:“我们在此说话关你贱婢何事,小心我扒了你的皮!”秋儿立时跪倒在地道:“奴婢知罪,驸马爷息怒!”

吕思怒道:“这是你我之间的事儿,又何必为难一个丫头。”

秦定生反唇相讥道:“这倒是奇了,我从未听说主人教训自己的奴婢还要看他人脸色的!”说完,上前一脚将秋儿踹倒在地道:“你这贱婢,我打你对是不对?”秋儿爬起后强忍泪水跪在地上道:“驸马爷教训的是。”

吕思挥拳向秦定生打去,秦定生吓得急忙向后退去,口中大叫道:“彭兄快拦住他。”

彭诺滕哪敢阻拦,正不知如何是好,忽见吕思“扑通”一声摔倒在地。原来吕思肩胛骨破碎后,双臂再也无法使出重力,他刚才气愤之下忘记了身体状况,全力向前挥拳后身体失去平衡,因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

秦定生惊喜之余忽地哈哈大笑道:“肩胛骨破碎之人,果然如同废人一般。”说完上前照着吕思的腰部重重踢去:“你他妈的敢对本驸马爷动手,看驸马爷怎么收拾你!”

秦定生跨坐在吕思的身上挥拳便打,口中还得意地叫道:“你不是很能打吗,起来打呀!”

秋儿扑倒在秦定生的身边哀求道:“求你了,求驸马爷不要再打了。”

秦定生一拳将秋儿打倒在地,骂道:“反了你了,待会儿我再收拾你。”说完继续向吕思的身上打去,并不停

地狂笑:“你不是独战群雄吗?你不是连败二圣吗?怎么成了驸马爷的胯下奴才了,你笑呀,笑给驸马爷我瞧瞧。哈哈哈!”

秋儿再次扑上来哀求秦定生,秦定生打累了,喘息着向彭诺滕道:“彭兄,这厮交给你了。”淫笑着向秋儿道:“看今天谁来教你,本驸马爷今日便要好好地疼你。”说完起身抓住秋儿的头发向假山内走去。

彭诺滕口中答应着,但是他哪敢对吕思动手,夏邑公主可不是他能得罪起的。他站在吕思身边向秦定生淫笑道:“这厮交给我了,驸马爷尽管风流快活好了。”吕思爬起来要去救秋儿,怎奈双臂被彭诺滕牢牢抓住动弹不得。假山深处传来秋儿撕心裂肺的求饶声,吕思的眼睛变得血红,他疯狂地挣扎着、叫骂着。

过了良久,假山深处变得沉寂起来,接着传出秦定生的阵阵喘息声。吕思的眼泪流了出来,他为秋儿伤心,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自责。

天色陡然暗了下来,狂风骤起,雷声伴随闪电隆隆作响,似要将天地炸裂,接着大雨倾盆而下,欲要将天下的污浊洗涤一空。

园门外突然冲进一个人来,向彭诺滕大声喝道:“放开他!”彭诺滕转头看去,见是雷圣秦之节,吓得立时松开双手,颤声道:“侯爷,不是我……是驸马爷……”

“他在何处?快叫他出来见我!”秦之节的声音充满威严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我的老“迷妹”

翟凌枫

前几天,收到一张从北京寄来的稿费单,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因为那个最该与我分享这份喜悦的人,已离开近半年时间了。

自我记事,奶奶便是我的忠实“粉丝”。我上小学时,第一次考全班第一,她抱起我亲个不停,仿佛我拿下了天大的荣誉;第一次学会煮泡面,我先为她煮了一碗,她竟吃得热泪盈眶……仔细想来,这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,这般毫无保留地欣赏我了。

读研时,我开始学习写作。起初,屡次投稿而不中,心情烦闷。一次暑假回家,奶奶安静地听我诉说完烦恼后,大字不识一个的她认真说道:“没事,孩子,你把文章读给我听,我喜欢听。”于是,我便坐在她身边,一字一句读给她听。她听得格外专注,偶尔还提几条实用的建议。有一回,我在写铁棍山药时写道:“麻利地把山药皮削得干干净净”。听到这,奶奶摇了摇头,随即去厨房拿来一根山药,当场削给我看:“你瞧,山药皮底下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,削的时候滑不溜秋,所以根本削不快。”我恍然大悟,才将那句话改成了“费力地将山药皮削干净”。

每次我读完文章,她都会眯着眼笑呵呵地夸道:“我孙子写得真好,我都听得入迷了。”有一回,她还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,拍着腿笑道:“我成你的迷妹了!就是有点老了!”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。“老迷妹”这个称呼,就这么叫开了。

后来,我的文章陆续发表。每次有样刊或稿费单寄来,我便会第一时间告诉她。她或拍手叫好,或连声称赞,总能给我十足的情绪价值。在家里,她始终是我铁杆的“头号粉丝”。

奶奶晚年,我陪伴她的时间最多,与她的感情也最深。我到外地工作后,每到周四,她就会对姑姑念叨:“枫枫

明天晚上就回来了。”要是哪个周末学校有任务,我回不了家,她总会小心翼翼地打电话询问情况。我放假在家时,经常变着花样给她做饭吃。我经常去菜市场买新鲜的猪肋排,用高压锅炖得骨酥肉烂。牙口不好的她,每次都要说:“谁也没有我孙子炖得香、炖得烂。”邻居老太太来串门,她总是绘声绘色地讲:“我孙子真能,不知道在哪儿买的排骨,全是肋排,一块难啃的大骨头也没有。”她不知道的是,我每次都会悄悄把肋排挑进她的碗里,而那些边角的骨头留给了我自已。

奶奶84岁时摔了一跤,后来只能靠轮椅出行。她个性要强,常因不能到处走动而唉声叹气。我每次回家,都要推她出门散散心。望着曾经为我遮风挡雨的“女强人”,缩成小小的一团,不禁心中一阵酸楚。走在大街上,我问她吃不吃这个、吃不吃那个,她一律摇头。后来我索性不问了,看到豌豆糕、粽子、炸年糕这些她爱吃的,直接买来塞到她手里。她一边怪我乱花钱,一边又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吃起来。遇见熟人,她便显摆似的对人家说:“我孙子一回来就推我出来溜达,你看,给我买的吃食都拿不下了!”每当这时,她满脸的皱纹便笑成了一朵花。

奶奶去世前几天,我到大伯家看她。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她,一看见我立刻来了精神,急忙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要给我拿芝麻糖吃,又催促正在包饺子的姑姑赶紧给我下饺子。那天,我有工作缠身,匆匆吃了几个饺子便起身离开了。不料,那竟是陪奶奶吃的最后一顿饭。

望着这张再也递不到她眼前的稿费单,恍惚间,仿佛又听见她说:“我孙子写得真不错,我都听得入迷了。”我的老“迷妹”,这篇新文章,你还能听得见吗?